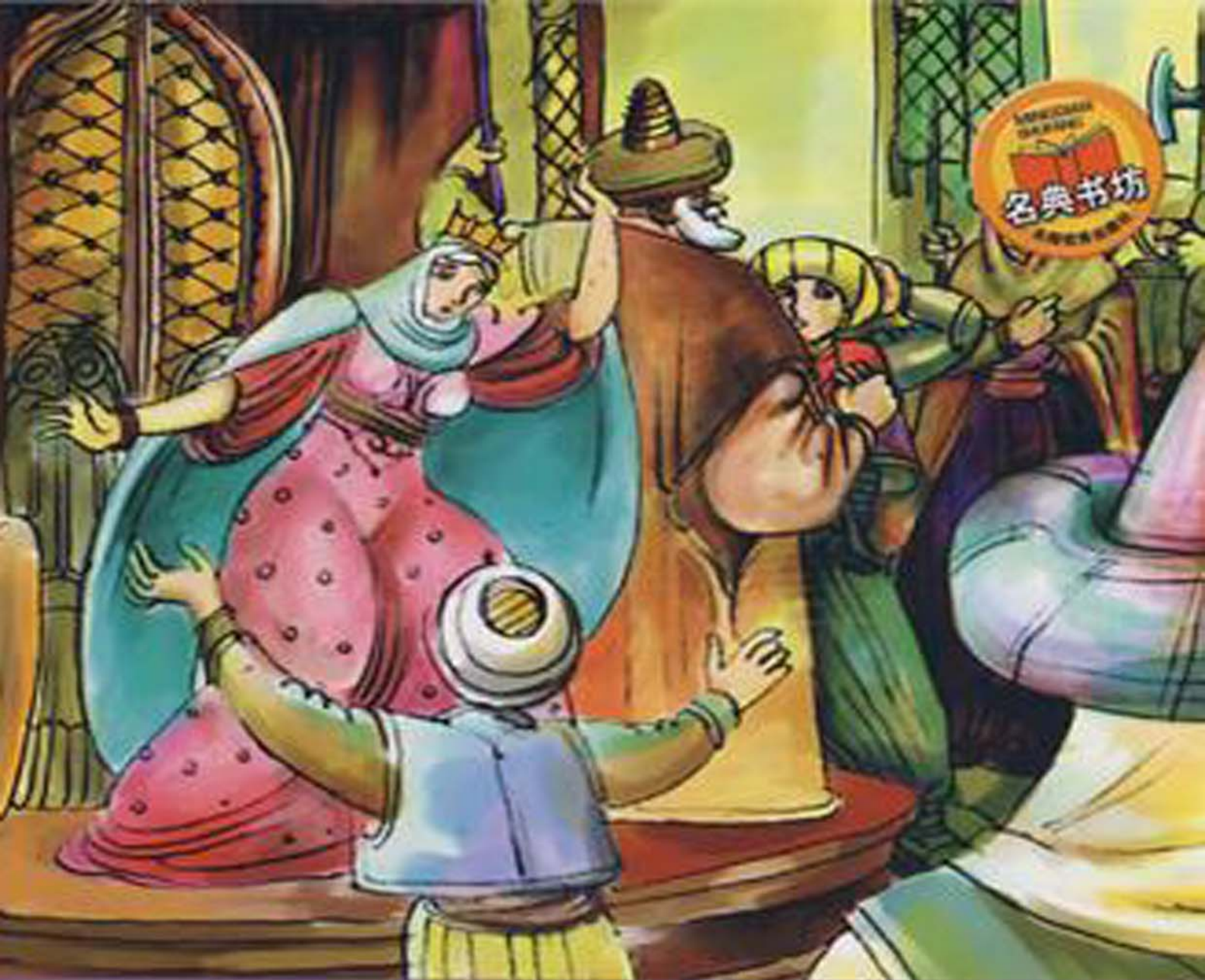




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

[德] 豪夫 / 著 张佩芬 / 译

豪夫童话



全国优秀出版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目 录

童话年鉴	1
仙鹤国王	5
小穆克的故事	13
假王子	27
矮子长鼻	42
冷酷的心（上）	65
冷酷的心（下）	86

童话年鉴

据说，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美丽的国家，那里的太阳永恒照耀着翠绿花园，从不下沉。那里自开天辟地至今，始终由幻想女王统治着。许多世纪以来，她始终不渝地为自己的子民忙碌，慷慨地赐给他们幸福。凡是认识她的人，没有一个不爱戴她、尊敬她。幻想女王的心非常博大，因而她的善行也不局限于自己王国的范畴。她曾经穿着女王的服饰，也即她那永恒的青春和美丽，亲自去到人类世界。因为她听说，那里的居民终年辛劳度日，生活得很是凄惨严酷。她给他们带去了自己王国里最美好的礼物。自从美丽的女王穿行过这个世界的土地之后，人们在劳苦工作时有了快乐，严酷生活里有了笑声。

女王的孩子们都很美丽可爱，不亚于他们的母亲，为了造福人类，也都被她派遣到了人间。有一次，女王的大女儿童话从人间回家了。母亲注意到童话很伤心，是的，有时候甚至觉得她似乎哭泣过。

“你怎么啦，亲爱的女儿？”女王问童话，“你怎么一回来就悲伤哀叹，垂头丧气，有什么伤心事啊？难道连母亲也不能告诉吗？”

“啊，亲爱的妈妈，”童话回答道，“我知道，我的苦恼总也是你的苦恼，否则我早就不会沉默不语了。”

“讲出来吧，我的女儿，”女王叮嘱说，“悲伤是一块大石头，会压垮一个孤单的人，两个人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从路上搬开。”

“你要我讲出来，”童话回答说，“那就讲吧。你知道的，我是多么乐意和人们交往，又多么喜欢去找最穷苦的人，坐在他们的小屋前，为了让他们辛苦劳作一天后能够轻松地消遣片刻。以前，我一去他们总是立即伸出手来友好地表示欢迎；当我继续自己的旅程时，他们就满意地微微含笑望着我离去。可是如今再也没有这种情况了！”

“可怜的童话！”女王边说，边抚摩女儿的脸颊，擦去一滴泪水留下的湿迹，“也许都是你的想像吧？”

“请相信我的感觉，一定十分正确，”童话回答说，“他们已经不再喜欢我。不论我走到哪里，总是遭人白眼；没有一个地方再欢迎我露

面；就连一直非常喜欢我的孩子们，也嘲笑我了，甚至故意背过身子不理我。”

女王把额头支在手上，默默沉思着。

“怎么会这样呢？”女王询问地说，“童话，难道世界上的人都变了心？”

“是啊，他们增设了机伶的守卫，凡是从我们国家去的人，噢，幻想女王啊，他们全都要进行检查。这些人的眼光很尖刻，谁若不称他们的心，他们就会大叫大嚷，不是把他揍死，就是当着众人把他诽谤得一文不值。然而他们说的每一句话，众人都信，这种情况下，你还能获得一丝爱意、一点儿信任吗？唉，我的司梦兄弟们多美啊，他们快快活活、轻轻松松地跳进人类世界，不必理睬任何机伶的守卫，径直去拜访那些熟睡的人们，为他们编织美梦，让他们满心快乐、满眼愉悦呢！”

“你的兄弟们都是些轻浮的孩子，”女王说，“所以你，亲爱的女儿，没有理由妒忌他们。我认识那些守卫边境的人，人们布置守卫是无可厚非的。确实有那么一批道德败坏的家伙，冒充是来自我们国家大地的人，其实他们至多仅仅在某座山头朝我们遥望过而已。”

“但是你为什么非要让我，你的亲生女儿，替别人吃苦头呢？”童话哭泣着说，“啊，你要是知道他们怎样对待我就好了。他们骂我老姑娘，还威胁说，下次就绝不放我入境了。”

“什么，不让我的女儿入境？”女王大声叫喊起来，怒气加深了她脸颊上的红色，“我知道是谁捣的鬼，肯定是那个邪恶的姑姑，是她造了我们的谣言！”

“你说的是时尚姑娘吗？这不可能！”童话高声说道，“她一向对我们极友好的。”

“嗯，我可认识她，一个虚伪的人。”女王回答说，“然而，我的女儿，你偏偏对着干，再走一趟，看她能怎么样。谁想造福于人，就不可中途停顿。”

“啊，妈妈，倘若他们干脆把我赶走呢？倘若他们诽谤我，弄得谁也不尊重我，轻蔑地让我孤孤单单呆在一个角落里，怎么办呢？”

“倘若是年老的长辈受到时尚的蒙蔽，因而轻视你，那么你就去找年幼的一辈好了，他们才真是我心爱的宠儿，我常常通过你司梦的兄弟向他们赠送自己最欣赏的图画。是的，我自己也经常飞翔到他们的身边，爱抚他们，亲吻他们，和他们一起玩美丽的游戏。他们也早已认识了我，虽然并不知道我的真名实姓，但是我早已观察到夜幕下他们如何仰望我的星眸；清晨时分，当我梳弄天空中亮晶晶的云旗时，他们又如何欢天喜地，拍手雀跃。

“他们长大后，也依旧爱我，于是我就会帮助可爱的姑娘们编织彩色花环，我会让狂野的男孩们变得安静；我会和他们一起踞坐于高高的悬崖顶端，让远方蔚蓝色群山雾霭迷蒙的世界中浮现出高耸入云的城堡和闪闪发光的宫殿，我会用傍晚的彩色云霞构成一群群勇敢的骑兵和一行行朝圣的香客。”

“好极了，善良的孩子们！”童话激动地叫嚷，“这就行啦！只要和他们在一起，我愿意再试试。”

“就这样吧，好女儿，”女王说，“到他们身边去吧，不过我还得再替你打扮打扮，既可以取悦孩子们，又不让年长一辈人反感。我要送你一件年鉴服。”

“一件年鉴服？噢，妈妈！——在大庭广众前穿得这么炫目，我会害羞的。”

女王向宫女们示意，取来了这件华丽的年鉴服。衣服色彩绚丽，晶晶闪亮，上面编织着美丽的图画。

宫女们把童话姑娘的漂亮长发编成辫子；又把一双金色便鞋套在她脚上，最后替她披上了年鉴服。

朴实的童话简直不敢抬眼看人，她母亲则满意地欣赏不已，并把姑娘拥进了怀里。“去吧，”她对小女孩说，“我的祝福和你同行。倘若他们仍旧轻视你、嘲笑你，你就到我身边来好了，也许后出生的那一辈人会比较纯真，他们会重新信赖你。”

幻想女王这么说罢，童话姑娘便动身去人类世界了。她心里怦怦跳着走近了机警的守卫们驻守之处。她低低地垂下自己的头，用那件华丽的衣服紧紧地裹住身子，迈着怯生生的步子走近了大门。

“站住！”一个低沉的声音粗暴地喊道：“守卫们，出去看看！又来了一个年鉴。”

童话听见这话不禁浑身颤抖。许多面容阴沉的成年男人冲出门外，拳头里紧握着削尖的羽毛笔，尖头对准了童话。人群中走出一个男子，向童话走过来，用粗糙的手托住她的下巴：“年鉴先生，把头抬起来吧，”他高声喊道，“让大家看看你的眼睛究竟是好人呢，还是一个坏蛋？”

童话满脸通红，高高仰起小脸，睁大了乌黑的眼睛。

“啊，童话！”守卫喊了一声，便放声大笑起来，“你来这里搞什么名堂！怎么穿了这种衣裳？”

“我母亲让我穿的。”童话回答。

“是这样吗？她打算把你偷运进我们的国家里来吗？这可办不到！你走吧，赶快离开这儿！”守卫们异口同声地叫嚷，都举起了削得尖尖的羽毛笔。

“我不过想去看看孩子们啊，”童话请求道，“这难道也不允许吗？”

“这样的流氓无赖在世界上不是多得很吗？”守卫之一高声说，“他们只会喋喋不休地和孩子们胡扯，没什么正经事。”

“让我们看看她这一次想讲什么。”另一个守卫提出看法说。

“好吧，”他们一齐吵吵嚷嚷地回答，“就让你说说吧，你知道些什么，赶快讲，我们没有很多时间和你磨蹭。”

童话伸出手，用食指在空中画出了许多符号。于是，众人便看见无数色彩缤纷的形象在他们眼前走过：有骏马成群的巨大商队，装饰华丽的骑士在荒凉的沙漠上搭起了连片的帐篷；有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间翻飞飘摇的飞鸟和船只；有寂静的森林以及人声鼎沸的广场和街道；有战场和一片平静的游牧民族的住地。所有的形象全都生气勃勃、熙熙攘攘、成群结队、一幕一幕地闪过人们的眼前。

童话一心一意显现她的图景，没有注意看守边境的守卫们都一个一个逐渐睡着了。正当她想再描绘一幅新的画面时，一个面目和善的男人走近她的身边，握住了她的手。“你看看吧，善良的童话，”他边说边用手指指那些睡着的人，“你那些色彩斑斓的东西对这些人毫无作用。赶快溜进来吧，他们不知道你已进入这个国家，你可以上街去自由自在地行走，没有人会注意的。我愿意领你去我家见我的孩子们。你可以在我家里有一个小小的充满友情的安静住处，自由自在地过日子。我的女儿们做完功课后可以和他们的小伙伴一起来听你讲故事，你觉得怎么样？”

“啊，我太愿意了，太愿意让他们和我一起分享快乐时光啦！”

这位善良的人和蔼地向她点点头，帮助她跨过熟睡着的守卫们的身体。童话转身看了看睡着的人，调皮地微笑着，迅速地走进了大门。

仙鹤国王

I

很久以前，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巴格达的哈里发①(哈里发，穆罕默德逝世(公元 632)后，伊斯兰教国家政教合一的领袖的称呼。)夏西特惬意地坐在躺椅上。他方才睡着了一小会儿，因为这是一个炎热的夏日。睡过一觉后，他显得容光焕发。他用那根花梨木做的长烟斗抽着烟，时不时喝上一小口奴隶斟给他的咖啡，觉得味道不错，就如同往日一样心满意足地摩挲着自己的胡子。总之，人们瞧哈里发一眼，就知道他情绪很好。这种时候最容易和他打交道，因为他总是和和气气、平易近人。于是他的宰相曼索尔每天总在这个时候朝见他。这天下午宰相也来了，却是一脸的心事，全然不同于往常的模样。哈里发让烟斗稍稍离开嘴边，说道：“宰相，为什么满脸不高兴？”

宰相双手交叉在胸前，向君王深施一礼后回答说：“陛下，我不知道自己满脸不高兴，然而宫殿底下来了一个小贩，正出售极漂亮的东西，我却没有多余的钱购买，心里有些难过。”

很久以来，哈里发就想让宰相高兴高兴了，他立即派他的黑奴下去把小贩带上殿来。一会儿工夫，小贩就进了殿。小贩又矮又胖，脸

色黝黑，衣衫褴褛。他携着一只箱子，装着形形色色的货物，有珍珠、戒指、镶满宝石的手枪，还有酒杯和梳子。哈里发和他的宰相一件件细心检阅了一遍，哈里发最终替自己和宰相购买了精美的手枪，替宰相夫人买了一把梳子。当小贩打算重新合上箱子时，哈里发看见了一只小抽屉，便问道：“这里边也有货物吗？”小贩拉开抽屉，让他们看到一只盛着黑色粉末的小罐和一张写着奇怪字迹的纸片，哈里发和曼索尔都不认识这种文字。

“我是从一个商人手中购得这两件东西的，他在麦加的一条街上偶尔捡到了它们，”小贩说，“我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用处，你们随便出几个小钱吧，反正我留着也没有用。”哈里发喜爱在自己的图书馆里收藏各种古老的手稿，尽管他并不能阅读上面的文字，于是购下纸片和小罐，让小贩走了。哈里发很想知道这些文字的内容，便问宰相是否找得到破译的人。“启禀陛下，”宰相回答说，“大清真寺住着一位长者，人们称他学者塞林。这人通晓各种语言，也许能够破译这些神秘的文字，让他来试试吧。”

学者塞林很快就被接来了。“塞林，”哈里发对他说道，“人们说你学识渊博，看一眼这些文字吧，能否读得懂。认得出就赏你一套全新的礼服；认不出的话，就得挨十二下耳光、二十五下脚板，因为你枉有学者塞林的称号。”塞林深深地鞠了一躬，回答说：“谨遵陛下命令！”塞林定睛看了一会儿，忽然大声喊道：“这是拉丁文，陛下，否则我愿受绞刑！”——“倘若是拉丁文，那就说说写了什么。”哈里发吩咐。

塞林翻译起来：“得到这件东西的人，感谢真主的恩惠吧。他若嗅一嗅罐子里的粉末，同时说一声：Mutabor^①(拉丁语，意谓“变”。)，就能够随意变成任何一种动物，并且懂得这种动物的语言。他若愿恢复人形，只消朝东方鞠躬三次，同时还说出这个词就行。不过，变成动物之后得千万小心别发出笑声，否则这句咒语就会从头脑中消失，此人将永远沦为兽类。”

学者塞林读完纸片后，哈里发高兴极了。国主要学者发誓不向任何人泄漏这个秘密，然后赏他一套漂亮服装，让他离开了。哈里发对

宰相说：“我买了一样好东西，曼索尔！我会变成一只动物，多开心啊。明天一清早你来我这里，我们一起到野外去，嗅一点儿罐子里的东西，随后一起偷听偷听空中、水里、森林和田野间的动物在讲些什么吧！”

II

第二天清晨，哈里发刚吃完早饭还没有穿戴整齐，宰相便已出现，奉命前来陪伴出游。哈里发把盛着神秘粉末的小罐藏进腰带里，吩咐随从们留在宫殿，就携领宰相一人上路了。他们先是穿行在哈里发广阔的御花园里，但是宰相建议到宫外一个大池塘边去看看，他常常在那里看见许多动物，尤其是仙鹤，它们的庄重姿态和嘎嘎鸣叫声总让他兴奋不已。

哈里发赞成宰相的主意，便一起向池塘走去。当他们抵达那里的时候，正有一只仙鹤在池边庄严地走来走去，寻觅着青蛙，时不时抬头鸣叫一声。与此同时，他们望见空中也高高飞翔着另一只仙鹤，正在这一带巡游。

“陛下，我以这一把胡子打赌，”宰相开言道，“这两个长脚家伙肯定会美美地交谈一场。我们变成仙鹤如何？”

“妙极了！”哈里发回答，“不过我们事先还得再想一想如何重新变成人形。——是的，向东方鞠躬三次，说一声 *Mutabor*，我就又是哈里发，你仍旧是宰相。老天保佑我们别发出笑声，否则我们便完蛋了！”

哈里发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看见另一只仙鹤正翱翔过他的头顶，缓缓地向地面降落。他匆匆地从腰带上取出小罐，满满地捏起一撮，把粉末递给宰相，他也立即嗅了嗅，两人同时高声喊叫：“*Mutabor*。”

他们的腿开始皱缩，逐渐变细变红，哈里发和宰相的精致的黄色拖鞋变成了难看的趾爪，他们的胳膊变成了翅膀，脖子长长地伸出肩上足足有三尺开外，胡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全身布满了柔软的羽毛。

“你的喙真漂亮，宰相先生，”哈里发在惊愕了好一忽儿之后，对宰相说，“我以先知的胡子打赌，我这一生没见过如此漂亮的喙呢。”

“多承陛下夸奖，”宰相回答，深深地鞠躬致谢，“倘若允许我斗胆进言，我敢说陛下变成仙鹤后的模样几乎比国王哈里发更加漂亮呢。只要您乐意，我们现在就偷偷地过去窃听这些家伙的谈话吧，试试我们是否真能听懂仙鹤的语言。”

这时候，天上那只仙鹤业已飞抵地面，正用喙擦拭自己的双脚，整理自己的羽毛，接着就向第一只仙鹤走去。两只新仙鹤急匆匆地靠近它们，清晰地听懂了让它们吃惊的对话：

“早上好，兰巴恩太太，这么早就来草地啦？”

“谢谢问候，亲爱的克拉普许纳勃！我只是来吃一点儿早餐。你要不要分一块蜥蜴肉，或者来一点儿青蛙腿？”

“多谢关照，不过我今天毫无胃口。我来草地另有原因。今天我得在父亲邀请的客人前表演跳舞，我想先到这里来稍稍练一练。”

那位年轻的仙鹤女士这时就以一种优美的步态在田野里舞动起来。哈里发和曼索尔吃惊地望着她的背影，当她以极美的姿势单腿直立，并且优雅地展开双翅时，两只新仙鹤便再也憋不住，从喙里爆发出一阵笑声，笑了很长时间才好不容易止住。哈里发是首先恢复常态的。“真有趣，”他叫嚷说，“不花钱看白戏。可惜我们的笑声把这两只蠢货吓跑了，否则它们说不定还会唱歌呢！”

现在宰相忽然记起他们变形后是禁止发笑的。他的恐惧感立刻传染给了哈里发：“让我永远是仙鹤，那可真是糟透了！你赶快想想那句咒语，我怎么全忘了！”

“我们必须向东方三鞠躬，同时嘴里说：M u——M u——M u——”

他们转身朝向东方，深深地弯下身子，他们的喙几乎触到了地面。然而，多么可怕！那句咒语从他们头脑中逃脱了，不管哈里发如何再三弯身鞠躬，他的宰相又如何急切地大声呼喊“M u——M u——M u——”，那句咒语消失了，可怜的哈里发和宰相将永远沦为仙鹤。

III

这一对中了魔法的人悲伤地穿行在田野间，想不出摆脱困境的办法。仙鹤外形使他们无法返回城里，谁能认出他们呢？谁会相信一只

仙鹤竟是哈里发呢？即便人们相信了他的辩白，巴格达的居民们愿意让一只仙鹤当国王吗？

他们在野地里徘徊了许多日子，整天以野果充饥，他们的长喙根本不会吃其他东西。因为害怕青蛙和蜥蜴之类的美食会毁坏肠胃，他们也不敢享用。他们在这种悲惨处境中的惟一乐趣是可以自由飞翔，于是他们经常高高地飞行在巴格达鳞次栉比的屋顶上，以便细细地观察城里的动静。

头几天，他们注意到街上很不平静，人们显得很悲伤。然而，在他们变形第四天左右，当他们坐在哈里发宫殿屋顶上时，他们看见街上走着一行华丽的队伍，鼓声和笛声齐鸣，一个男人身穿金线绣缀的猩红色外套，高高地骑在一匹盛装的骏马上，周围簇拥着衣着鲜亮的仆从。巴格达城的一半居民都追随在队伍后面，人人高声喊叫：“万岁，密兹拉，巴格达的主人！”两只仙鹤在宫殿的屋顶上面面相觑，哈里发夏西特说道：“宰相，现在你知道我们被施魔法的原因了吧？这个密兹拉是我仇敌的儿子，有势力的大魔法师卡希诺尔曾立誓要报复我。不过我并不放弃希望。跟我来吧，我不幸时的忠实朋友，让我们到先知的陵墓去，也许在那神圣的地方可以解除魔法。”

他们从宫殿的屋顶上站起来，飞向麦地那地区。

飞翔对于他们并非易事，因为他们缺乏训练。“噢，陛下。”宰相飞了几个钟点后，呻吟着说，“请允许我停一停，我再也飞不动了。您飞得实在太快！而且现在已到黄昏时分，我们最好去寻找一个过夜的地方。”

哈里发听从了宰相的意见。他们瞥见身下的山谷里有一片旧城堡的废墟，似乎适宜栖身，便朝那儿飞去。他们选择的栖身之地看起来曾经是一座宫殿。瓦砾堆里还耸立着一根根美丽的圆柱，许多舒适的房间至今还几乎保存完好，证明着整座宫殿昔日的富丽堂皇。哈里发和他的随从在过道里来回穿行着寻找一片干燥的住处。忽然，仙鹤曼索尔停住了脚步。“陛下，”他轻声说道，“请别笑话一个宰相的愚蠢，尤其因为他还是一只仙鹤，竟然害怕起鬼怪来了！但是我确实心惊胆

战地听到附近有叹息和呻吟声。”于是哈里发停住身子，也清清楚楚地听见了一种微弱的哭泣声，不过那声音与其说出自某种动物，倒不如说出自一个女人。哈里发满心好奇地要到发出哭声的地方去看个究竟，宰相却用喙咬住了他的翅膀，恳求他切莫又闯入陌生的险境。然而不起作用，在哈里发的仙鹤羽翼下依旧跳动着一颗勇敢的心，尽管被扯落下几根羽毛，他还是挣脱了，急急忙忙奔向一条昏暗的通道。他很快地来到了一扇门边，门似乎虚掩着，他真切地听见了叹息声，夹带着几声号啕。他用喙顶开门，吃惊地站在门槛上愣住了。那是一间只有一扇小窗户透入稀疏光线的半倒塌的房间，他望见一只巨大的猫头鹰坐在地板上。猫头鹰圆圆的大眼睛正滴落着一颗颗大泪珠，弯曲的喙里喷吐出充满激情的哭泣声。她一眼望见哈里发和宰相——他这时也已悄悄地蹑足进来——便发出了一声愉悦的喊叫。她用自己长满棕色花斑的翅膀轻轻拭去了眼泪，用纯粹的阿拉伯语向两个目瞪口呆的来客说开了话：“欢迎两位仙鹤，你们的光临是我获救的美好征兆，一位先知以前告诉过我，仙鹤将会给我带来巨大的幸福！”

当哈里发从惊愕中回过神来，便俯下长长的脖子，伸出细瘦的脚摆了一个还礼姿态，回答说：“猫头鹰！根据你所说的话，我相信我们遇见了一位共患难的女士。不过，你想通过我们得救，这希望恐怕要落空。你只消听一听我们的不幸遭遇，就知道我们确实无能为力。”猫头鹰恳求他叙述他们的故事，哈里发便站直身子，一五一十地讲了我们方才已经知道的事情。

IV

猫头鹰在哈里发讲完自己的经历后，表示了感谢，说道：“也请听听我的遭遇，我的不幸并不亚于你的。我父亲是印度的国王，我是他不幸运的独生女，名字叫罗莎。那个蛊惑你的魔法师卡希诺尔也把我推进了不幸的深渊。有一天，他来到我父亲处，要求我成为他儿子密兹拉的妻子。我父亲是个性情刚烈的人，把他扔下了楼梯。这个卑鄙的人竟化装成另一模样再度悄悄地接近我。有一回我去花园里，正巧口渴想喝水，穿着奴隶服装的他递给我一杯饮料，我喝下去立即变

成如今这副可憎的模样。我吓得晕了过去，他就把我带到这里，用可怕的声音对着我的耳朵喊叫：‘你将永远是这种连动物也蔑视的丑陋生物，永远呆在这里，直至死亡，除非有人看见你这么可憎还自愿娶你为妻。我总算报复了你和你傲慢的父亲。’

“许多月份过去了。我孤独而悲伤地生活在这片废墟里，为世界所厌恶，连动物也把我视为怪物。美丽的大自然也向我关闭了大门，因为我在白天是瞎子，惟有夜晚的月亮把苍白的光芒洒向废墟时，罩住我双目的纱幕才会落下。”

猫头鹰叙述完毕，又用翅膀拭抹着眼睛，因为讲述痛苦的经历再次招引了她的泪水。

哈里发倾听着公主的诉说，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倘若我一个字也没有听错的话，”他接着说道，“那么，在我们的不幸遭遇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但是我到何处去寻找解开谜团的钥匙呢？”猫头鹰答复他说：“噢，先生！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在我很幼小的时候，有位聪明的老太太曾对我预言说，一只仙鹤将会带给我巨大的幸福。也许我知道我们如何脱离危险。”哈里发听了这番话很吃惊，便询问她，用什么办法呢？“陷害我们两个人的魔法师，每个月都要来这片废墟一次，”她回答说，“离这个房间不远有一个大厅，他总在那里设宴招待许多同党。我经常跑去偷听的。这伙人常常互相吹嘘自己的无耻勾当，也许他会说出那句你们忘记了咒语。”

“啊，最可敬的公主，”哈里发大声欢叫，“往下讲吧，他什么时候来，大厅又在哪儿？”

猫头鹰沉默了一忽儿，然后才说：“请别见怪，惟有在一个特定条件下，我才能够满足你们的希望。”“说出来！说出来！”哈里发大声尖叫，“下命令吧，我无不遵命——”

“我刚才已经提到，我也想同时获得解救，但是，这种情况惟有在你们两人之一向我求婚时才会出现。”

两只仙鹤闻听此言显得有些为难，哈里发示意自己的随从跟他出去一下。

“宰相，”哈里发在门口说道，“这是一桩难办的买卖，不过你总能娶她的吧。”

“是这样吗？”宰相说，“可我有妻子啊，我回到家要被她挖掉眼珠的。而且我又是个老人，而您还很年轻，尚未婚配，还是您娶年轻漂亮的公主才好。”

“问题就在这里了，”哈里发叹息着说，悲哀地垂下翅膀，“谁告诉过你，她既年轻又漂亮？这正是所谓胡购乱买了！”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了很久，最终哈里发看到宰相似乎更乐意继续做仙鹤，倘若要他和猫头鹰结婚的话。于是哈里发决定自己接受这个条件。猫头鹰高兴万分。她坦白地告诉他们，他们来得太巧了，因为魔术师大概当夜就要在这里举办聚会。

她带领两只仙鹤离开房间，引他们去那个大厅。他们在阴暗的过道里走了很久，终于有一片明亮的光线从一堵半倾圮的墙头射向他们。他们抵达了目的地后，猫头鹰吩咐大家切莫发出任何声息。他们可以从自己站立处的缝隙观察巨大的厅堂。大厅周围耸立着装饰得富丽堂皇的柱子，无数盏彩灯把大厅照耀得如同白昼。厅堂中央有一张圆桌，上面摆满了形形色色的精致的食物。圆桌边摆着一溜软椅，坐着八个男人，仙鹤们认出其中之一正是那个向他们出售药粉的小贩。他的邻座此时正动员他讲述自己最新的买卖。他在叙说其他事情时也讲了哈里发与宰相的故事。

“你给他们的咒语是什么？”另一个魔法师问。“一个真正深奥的拉丁字，那个字就是 Mutabor。”

V

仙鹤们在墙缝边听见这个字，快活得几乎忘乎所以。他们撒开长腿飞跑出废墟大门，猫头鹰简直跟不上。哈里发在门口激动地告诉猫头鹰：“女恩人救了我和我朋友的性命，我们将永远感谢你为我们所做之事。为了报答你，我愿娶你为妻。”

随后他转身朝向东方。两只仙鹤弯下长长的脖子，对着刚刚从山后升起的太阳鞠躬三次并高喊“Mutabor”，一下子便变回了人形，主

仆两人又哭又笑地拥抱在一起。当他们环顾四周时，他们的惊奇更是无法描写。一位盛装华服的美丽女士站在他们面前。她微笑着向哈里发伸出了手：“您不认识你们的猫头鹰啦？”她说。她正是那只猫头鹰。她的美丽和优雅深深地打动了哈里发，他不禁欢呼起来：也许变成仙鹤是他一生最大的幸运呢。

于是，三个人准备启程回到巴格达。哈里发在衣服里不仅找到了盛魔粉的小罐，也找回了钱包。他在最近的村子里采购了他们旅行所需的一切用品，因此很快便抵达了巴格达城门。然而那里的人看见哈里发却惊愕万分。老百姓早就风闻哈里发已经死亡，如今人们高兴极了，他们又有了亲爱的国王。

他们对骗子密兹拉的怒火越燃越旺，一进王宫就逮捕了老魔法师和他的儿子。哈里发把老头子押送入废墟上曾关押猫头鹰公主的同一小房间，并在那里处以绞刑。至于那个儿子，他自诉丝毫不知父亲的妖术，哈里发就让他自己选择：死亡或者嗅药粉。他选择了后者，宰相便递给他小罐，他嗅了一撮，哈里发立即用咒语让他变成仙鹤。哈里发把仙鹤关进一只铁笼子里，放在御花园供人参观。

哈里发夏西特和他的公主妻子快快活活地过了很长日子。他最快活的时间莫过于宰相下午来谒见的时刻。他们经常谈论自己的仙鹤生涯，哈里发兴致一来就会屈尊模仿宰相变成仙鹤的样子。他佯装庄重地用僵硬脚掌在房间里一抬一放地走动，嘴里咔嗒响着，摇摆双臂，好似在扇动翅膀，又表演他如何徒然一再地向东方鞠躬行礼，嘴里“Mu——Mu——”叫喊不停。王后和孩子们看见此情此景，每次都要哈哈大笑。然而，倘若哈里发表演得过于长久，咯咯叫、鞠躬和“Mu——Mu——”喊得过多的话，宰相就要笑嘻嘻地威胁哈里发说：他将告诉王后娘娘，他们曾在猫头鹰公主的房门外议论过什么话语。

小穆克的故事

在我亲爱的故乡尼切阿地方，从前有过一个叫小穆克的人。尽管我当年还非常幼小，却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他，尤其由于他的缘故，我曾经被父亲揍得半死。

我认识小穆克的时候，他已是老人，却只有三至四英尺高，因而模样古怪。他的躯体细小瘦弱，肩上扛的脑袋却比普通人的头大得多。他孤身一人独居在一幢大住宅里，连烧饭也是自己动手。倘若不是每天中午从他家屋顶会冒出一股股浓烟，城里的居民往往无法判断他的死活，因为他四个星期才出门一回。不过人们确实常常望见他傍晚时分在屋顶上来来回回地踱步，其实从街上瞧去，人们总觉得只有一个大脑袋在屋顶上转动而已。

当年我和小伙伴们全是淘气包，喜欢嘲笑捉弄人，因而每逢小穆克离家上街，都是我们的盛大节日。我们总在料定他会出门的日子聚集在他家门前，守候着，直到他出来。每当大门打开，首先探出门外的总是他的大脑袋，缠着一块比脑袋更大的回教徒头巾；跟出来的才是小小的全身，裹着一件磨损的旧大衣，套一条肥大的裤子，腰系一条宽腰带；腰带上挂着一把长剑，那宝剑之长让人不禁怀疑，究竟是穆克挂着宝剑，抑或是宝剑上挂着穆克。他这副模样一跨出门外，满街就响彻了我们的欢叫声。我们把帽子扔向天空，疯狂地围着他跳起舞来。小穆克却庄重地向我们点头答礼，脚步缓慢地走向街道，脚下发出嗒啦嗒啦的声响，因为他穿着一双又宽又大的拖鞋，我从不曾见过这种大拖鞋。我们一大群孩子追随在他身后，不住口地叫喊：“小穆克！小穆克！”我们还编了一首逗乐的小诗向他致敬，并且到处去传唱：

小穆克，小穆克，
住着一幢大房子，
四星期出门才一次，
一个老实的小矮子，
脑袋倒像一座山，
瞧瞧我们在四周，
快来抓吧，小穆克。

我们经常如这般恶作剧，说来可耻，我还必须承认是其中最恶劣者，因为我常常拉扯他的外套，有一次甚至从背后踩住大拖鞋，让他

摔了一大跤。我当即乐得哈哈大笑，然而我看见小穆克正朝我父亲的住房走去，便止了笑。他笔直地走进了我家，在里面逗留了一段时间。我躲藏在大门后面，看到穆克由我父亲陪着重新走出来，我父亲还尊敬地用手搀着他，还在大门口向他鞠了许多躬告别。这情景让我心里很害怕，因而在躲藏处呆了很长时间。最终饥饿战胜了怕挨打的恐惧，我从躲藏处跑出来，垂着头恭顺地走到父亲身旁。“我听说你侮辱了善良的穆克，是吗？”他用一种极严肃的声调对我说，“我现在给你讲讲这个穆克的故事，你以后肯定不会再嘲笑他了，不过事先你得照例接受惩罚。”这惩罚就是挨打二十五下，每次数得真真切切，一下都不能少的。他随即取来了那根长烟管，旋开琥珀烟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厉害地揍了我一顿。

打完二十五下后，他吩咐我记住教训，便讲述了小穆克的故事：“小穆克本名穆克拉，父亲是尼切阿本地人，很有声望，却很贫穷。他父亲当年深居简出，就像他儿子如今的生活。父亲不喜欢儿子，为他的侏儒式身躯感到羞耻，便听任他懵懵懂懂地过日子。小穆克长到十六岁还像个可笑的孩子。他父亲是个严格的人，便常常责备他早已脱下儿童鞋，行为举止还像一个傻里傻气的幼稚小孩。

“有一天，老父亲重重地摔了一跤，立即去世了，把又穷又傻的小穆克孤零零地留在了人间。死者生前欠了冷酷的亲戚们许多钱而没能偿还，狠心的人们便把可怜的穆克从老屋赶了出去，让他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找幸福。小穆克答复说，他已做好旅行的准备，只求他们留下父亲的衣服，这些人同意了。穆克的父亲生前高大健壮，因而他的衣服对于小穆克来说全不合身。小穆克立即想出了办法，凡是过长的地方，他都剪短了，却忘记还应该剪去过肥的地方，因而衣服穿在身上显得古里古怪，就像我们今天所见的模样。巨大的头巾，宽腰带，肥裤子，蓝色外套，一切全都是他父亲生前穿戴过的旧物。穆克将父亲那把大马士革长剑挂在腰际，拿起一根手杖，便独自出门去闯荡世界。